

大悲咒試譯



鄭僧一

大智度論說：「以業力故入生死，以定力故出生死。」學佛，不論禪、淨、顯、密，端在一個「定」字。定而後不為業惑，心得自在。念佛、禮佛、靜坐、誦經、持咒，都是心專一境，達到寧靜以至禪寂的種種方便。這個起碼的寧靜不但是宗教的要求，也是現世間人人所需要，尤其在此利欲熏心，緊張單調，精神頻於崩潰中的現代人生，如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的美國「時代」週刊，就以「現代緊張病求療！」為主題，指出靜坐持咒的應時作用。古偈云：「妄息寂則生」（宗鏡錄卷五引）。瑜伽畧纂說：「咒陀羅尼以定為體，依定持咒，令不妄故，以咒為境也。」佛教徒所熟知習見的千手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亦名青頸觀音心陀羅尼，簡稱大悲咒，就是大乘佛教向觀音學習，「制心一處更莫異緣，如教修行」的共通法門。伽梵達摩所譯的千手經通行本大悲咒（大正藏第一〇六〇），更是一篇清奇自然，悲願熏心，不可多得的宗教文學作品。

三論名教抄卷十云：「咒含三義，一者含真諦，二者含三寶，三者含鬼神。」大悲咒可以說是例外：稱頌三寶，讚歎觀世音

菩薩大慈悲心，不唱鬼神名字。參看不空「青頸觀音經釋義」（大正藏第一一一一，續藏經第一編卅七套二冊，以後簡稱「釋義」本），便可證明。不空另有「譯」本，這裏指的是與伽梵達摩敦煌寫本相同的善本（大正藏第一一一三B），乃據前一世紀（七世紀）伽梵達摩所譯，增加悉曇字梵文對翻，却於原來咒語章句，逐一附加聖象和八部鬼神名相。這些名相都與咒語意義無關，只是為應修習瑜伽觀行人具修三密行，手結印契召請聖象，口密誦真言，心住三摩地。殊不知竟遭後世誤會，以為每一句咒語，都是聖象名號。

大悲咒大抵可分為「全本」和「節本」二類，前者包括智通（附梵文）、菩提流志、敦煌婆羅密文康居文對照殘簡、金剛智（附梵文）、不空「釋義」本、番大悲神咒、高麗指空等。其中除智通、菩提流志同是一種異譯之外，都出自一原本，而以殘簡和金剛智比較明確可據。殘簡經比利時佛學大師拉瓦里坡塞等整理梵譯，法國萊維教授考證，用法文分別在一九一二年英國「皇家亞洲學報」發表，後者有伽梵達摩通行本，和不空「譯」本。

敦煌手寫本有智通與伽梵達摩二譯，可知當年會同流行。「全本」現在讀起來比較陌生，例如「菩提薩哆婆」譯「冒地薩怛縛」，或「母地些怛縛」。這是因為唐代「菩」「冒」「母」都讀濁唇音、現代日語「菩薩」仍沿唐音讀「bosatsu」，「佛」仍讀「butsu」，漢語閩南語系「冒」「母」仍讀「bo」，其他方言已經沒有濁唇音了。

「全本」提到印度神話，諸天與阿修羅攪拌乳海求取甘露（即阿彌尼哆——不死藥）故事中的大猛惡毒，摩賀賀攪賀尾灑（象徵世間貪瞋癡三毒），而將「青頸」譯作「彌羅建陀」、「尼羅簡陀」、「彌辣竿刹（Nīlakāṣṭhā）」，可見出自梵文原本。「節本」只稱「罰沙罰參」（一切諸毒），將「青頸」譯為「那囉謹墀」（Narakāṇḍī）。據梅陀羅（Lokesh Chandra）教授指出，以「i」為主格單數詞尾是西域回紇語的特徵，顯然出自于闐。英國博物館斯坦因第三七九三號敦煌手寫本卷末有「西天竺伽梵達摩沙門於于闐譯」，可以互證。關於青頸觀音的由來，濕婆天代衆生受苦，吞下大猛惡毒，染成青頸，成爲大悲象徵的故事，我在「青頸觀音與大悲心陀羅尼」一文曾爲撰寫。該文於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間經南洋佛教、慧炬、內明、香港佛教等相繼刊載，毋庸縷述。

大悲咒「全本」有不空奉詔注釋義。「節本」即伽梵達摩通行本，組織嚴密，詞意殷切，自唐以來，釋義尙付缺如。我寫「觀音」文竟，便着手探究青頸觀音和大悲咒，於一九七六年冬就敦煌殘簡與不空「釋義」本對照研究所得，在紐約美佛會提出，而苦於梵文學者少諳悉曇字，陀羅尼的表達又是另一體裁，對咒語原文無從問難。「觀音」文於芝加哥大學「宗教學史」發表後，有一日忽接印度梅陀羅教授來信推許，就乘機請他校譯與通行本相同的不空「譯」本悉曇文，自己一面用敦煌殘簡、金剛智、不空「釋義」本、指空、番大悲神咒等勘對通行本。梅陀羅將不空「譯」本與智通本的梵文作對校，經過修訂後初步譯出，澄清了鈴木大拙英譯的一些差錯，但原本問題仍然甚多。例如不空「譯」本第三十五六句（即通行本三十七八句）「室那室那阿羅參

內明

第一三七期目錄

特稿	大悲咒試譯	鄭僧一	3
譯稿	印度宗教之探索(續)	Young Oon Kim 原作	8
佛典選註之八	理惑論(節選)	中大佛學教材編寫組	12
專稿	三階教與一貫道的關係	雷天	16
譯稿	陳那之邏輯(續)	北川秀則著 吳汝鈞譯	22
筆譚	智者大師簡禪波羅蜜法心	智銘	27
特載	氣功與禪法	蔡惠明	30
	如是庵學佛贖語序	周邦道	32
佛教名勝介紹	五日峩峩	行雲	33
佛教藝術介紹	南北朝隋唐石雕藝術	如觀	36
佛教文藝	永懺樓隨筆之六十三	馮馮	38
	藥師如來的神奇療力	馮馮	41
	虛雲和尚(續)	馮馮	43
佛教消息		編輯室	43
畫頁	面：雲岡石刻釋迦佛像		
	裏：雲岡石刻佛像之一		
	裏：雲岡石刻佛像之二		
	底：雲岡石刻佛像之三		

佛羅舍利」，我們都找不出甚麼名堂來。「室那」兩字的悉曇文對譯竟作「cin-da」(真達)！這是一九七七年的事。

今年機緣成熟，偶然發覺金剛智、指空、番大悲神咒、不空「釋義」本中疊見的「史拿」、「室納」、「瑟那」，可能與「室那」有關，疑「室那」為「釋義」本「訖哩史拏」的縮寫，「室那室那阿羅婆佛羅舍利」(śīṇa 2aṅsam pracalī) 殆即「釋義」本「訖哩史拏」(Kṛṣṇa 黑)薩破(sarpa 蛇)訖哩多演女跋尾多」(黑蛇作神線)之訛。質之梅陀羅，得其印可，獲舉示「2aṅsam」為「sarpa」悉曇字遞抄的謬誤。「sa」字的第一筆誤讀為數碼字之「2」，「rpa」誤讀為「rsa」。

最後一個難題，不空「譯」本第六十七句(即通行本第七十二句)，「那囉謹墀幡伽囉耶」的「幡伽囉耶」(vagaraya)，梅氏訂為「pañdarāya」(塗灰者)，引西域記所說觀自在菩薩駐布呬洛迦山有時現塗灰外道為證。晚出藏本也作「Paṇḍalaya」。我認為作「vyāghrāya」(虎字一詞的呼格)，其音較接近，且與不空「釋義」本的「尾也伽羅(vyāghra 虎)捺麼(皮)顛縛薩曩也」(虎皮裙者)相脗合，與「黑蛇作神線」更同為青頸嚴飾，具見「釋義」本青頸觀自在菩薩畫像法。梅陀羅謂各有其是，皆無不可，今依己意。「釋義」本注文「虎皮裙者」，大正藏及續藏經同一原本，皆誤刊「鹿皮裙者」。茲錄青頸畫像法以供參考。

「其像三面，當前正面作慈悲熙怡貌，右邊作師子面，左邊作猪面，首戴寶冠，冠中有化無量壽佛，又有四臂，右第一臂執杖，第二臂執把蓮花，左第一執輪，左第二執螺，以虎皮為裙，以黑鹿皮於左膊角絡，被黑蛇以為神線，於八葉蓮華上立，瓔珞臂釧環珮光焰莊嚴其身，其神線從左膊角絡下。」

青頸的三面四臂及持物，都是印度神話毘瑟紐天濟世降魔的應化形相(見拙作青頸觀音)，正如太虛法師所說，「清淨為心皆補怛，慈悲濟物即觀音。」今錄秘鈔問答卷十一末的推論，雖異故實，却彰大乘佛教周遍含攝，萬法歸一的精神。

「問：今尊現三面四手，表示何事乎？答，私案猪面表愚癡

，故理趣釋云：面門畫猪表癡形。是則入生死苦海之因，而邪行，故在左邊。師子示勇健菩薩心，故大疏云：師子臂勇健菩薩心。是則到涅槃樂岸之因，而正道，故現右邊。正面慈悲：是悲有拔苦功，拔生死苦，慈有與樂德，與涅槃樂，故有慈悲面也。此慈悲令眾生拔苦與樂，故現熙怡之相也。右第一手執杖，摧破生死輪迴三毒怨敵。為顯自性清淨，三身佛果，次手取蓮花也。果德既成，為說蓮花部四種輪，吹無上法螺也。故左二手執輪並螺也。此等一向愚案，難指南歟！」(見大正藏七十九冊)。

不空「釋義」本在本文「縛羅賀(varāha 猪)穆佉也(面)婆縛賀」之下，注「大師子面福智圓滿。」這顯然是遞抄謬誤，中間漏脫「猪面」注和「大師子面」文，而將「大師子面」接注「猪面」，可比較敦煌殘簡，和金剛智第一百一句。大正藏依日本享保年間(清康熙雍正之際)刊本，勘校承安三年(南宋乾道九年)寫本，寫本在本文「猪面」之下，多「摩訶僧賀(大師子)穆佉也婆縛賀」句，仍缺「猪面」注。「釋義」本同樣地張冠李戴，將「除滅世間瞋毒」注「路羯寫(世間)囉訛(rāga 貪)尾灑(毒)尾曩捨曩(除滅)」。「不知此誤始自何年代，趁此一提，俾供將來修藏時校正。」

回首當年，有心無力，菩薩哀愍，啟我心光，施遣梅陀羅為筆友，觀音丫頭家姊烘雲為善知識，切磋策發，於今忽爾成篇，實非小緣。我今「以此穢土見，蠱測如來清淨心，」依大正藏明本參對上述敦煌手寫本伽梵達摩千手經大悲心陀羅尼，仿不空三藏青頸觀音經釋義，及仁王念誦儀軌釋陀羅尼文字的句法，試為注譯。「唵(om)」字一言多義，含歸命、供養，以至「離一切相成菩提」(大日經疏卷十四)等，不譯。「娑婆訶」(svāhā)具福德、福智、圓滿、喜悅、驚覺等意。

伽梵達摩通行本大悲心陀羅尼

(上欄原文附注下欄試譯)

第一：禮請

南無(歸命)喝囉怛那(寶)

哆囉夜耶(三)
南無阿唎耶(聖)婆盧羯帝爍

鉢囉耶(觀自在)

菩提薩哆婆耶

摩訶薩哆婆耶

摩訶迦盧尼迦耶

第二：稱名

唵

薩皤囉(別本作薩縛或薩皤幹即一切)

罰曳(怖畏)數怛那(救濟)

怛寫(彼)南無悉吉利埵(我今禮)

伊(疑即唵)蒙(釋義本作娜摩)阿唎

耶婆盧吉帝室佛囉楞(囉敦煌本無)

馱婆(您)南無那囉謹墀(青頸)

第三：眞言威德

醯唎摩訶(敦煌本作醯唎摩即心)皤

哆沙咩(我今說)

薩婆阿他(一切事)豆(利益成就漏)

脫二音(無能勝)薩婆(一切)薩哆

那摩(敦煌本作苦哆那摩即鬼神)

婆伽摩罰特豆

(此段詮釋詳見後文)

第四：心咒

怛姪他

唵

阿婆盧醯(光明)盧迦帝迦羅帝(超世間)

夷醯唎

摩訶菩提薩埵

薩婆(徐來)薩婆(徐來)

摩羅摩羅

歸命三寶

歸命聖觀自在

菩薩

大菩薩

大悲者

唵

救濟怖畏

我今禮彼

聖觀自在

歸命青頸

我今說心眞言

一切利益成就清淨

於諸鬼神得勝

本能淨三有道

唵

光明超世間

來來

大勇猛者

降臨降臨

憶念復憶念

摩醯摩(敦煌本作摩摩即我)

醯唎馱孕(心)

俱盧俱盧(作作)羯蒙(所作)

度盟度盧

罰闍耶帝(得勝者即遊空者)

摩訶罰闍耶帝

陀羅陀羅

地利尼(金剛智作隸達印涅隸即陀羅尼)

因陀囉的複語因陀囉即帝釋)室佛囉

耶(自在)

遮羅遮羅

摩摩(我)罰摩囉(離垢)穆帝隸(身)

伊醯移醯

室那室那阿囉參佛囉舍利(詳前文)

罰沙罰參(毒毒即一功毒)佛羅舍耶

(除滅)

呼盧呼盧(速疾速疾)摩囉(鬘)

呼盧呼盧醯利(毘瑟紐天別名醯利即師

子稱觀自在師子王蓮花者)

娑囉娑囉

悉利悉利

蘇盧蘇盧

(呼盧以下詮釋同見後文)

菩提夜菩提夜

苦馱夜苦馱夜

彌帝利夜(慈)那囉謹墀

地唎瑟尼那(令見)波夜摩那(樂見者)

娑婆訶

悉陀夜(成就者即菩薩之異名)娑婆訶

摩訶悉陀夜娑婆訶

悉陀(成就)喻藝(瑜伽)室皤囉耶

(自在)娑婆訶

我心眞言

作復作事業

住持住持

遊空者

大遊空者

持復持

帝王自在

動復動

離垢離垢身

來來

黑蛇作神線

除滅諸毒

速疾速疾蓮花鬘

速疾速疾師子

蓮花蓮花

蓮花蓮花

蓮花蓮花

蓮花蓮花

所覺所覺

我令彼有情覺悟覺悟

慈悲青頸

樂見者令見令意喜悅

成就者福德圓滿

大成就者福德

成就瑜伽自在者圓滿

成就者福德

成就者福德

成就者福德

成就者福德

成就者福德

那囉謹墀娑婆訶

摩囉那囉(釋義本作縛羅賀即猪)娑婆訶

悉囉僧阿(金剛智作娜邏徙應賀即人師

子)穆佉耶(面)娑婆訶

娑婆摩訶(敦煌本作波摩即大杖)阿悉

陀夜(手)娑婆訶

者吉囉(輪器械)阿悉陀夜(手)娑婆訶

波陀摩(蓮花)羯悉哆夜(手)娑婆訶

那囉謹墀(青頸)幡伽囉耶(虎)娑婆

訶(詳前文)

摩婆利(摩訶婆利即大威力)勝羯囉夜

(法螺)娑婆訶

第五：圓滿

南無喝囉怛那哆羅夜耶

南無阿唎耶婆盧吉帝爍幡囉夜娑婆訶

唵

(敦煌本到此結束)

悉殿都(成就)曼哆囉(眞言)鉢馱耶

(願)娑婆訶

青頸福智圓滿
猪面福智圓滿

師子面福智圓滿

持大杖者福智圓滿

持輪器械者福智圓滿

蓮花手福智圓滿

青頸虎皮裙者福智圓滿

大威力法螺聲驚覺

歸命三寶

歸命聖觀自在福德

唵
眞言句願成就圓滿

伽梵達摩這篇大悲咒，在傳抄過程中免不了訛畧。例如第三段讚歎眞言威德的梵語韻文，一首兩句各十六字：第一句上截明本作「醯唎摩訶(hridayam)心)幡哆沙咩(vartayisyāmi)我今說」，「以「醯唎摩訶」翻「hridayam」，就多出一個「訶」字，敦煌寫本和不空譯本的「醯唎摩」，第四段的「醯唎馱孕」，都比較確切。下截「薩婆阿他(sarvārtha)一切事)豆(sāghanam)利益成就)輪朋(subham)清淨)」，「豆」字一詞對三梵音，顯見脫漏，可比較「釋義」本的「薩縛他、娑馱南、輪咩」。第二句上截「阿逝孕(ajeyam)無能勝)薩婆(sarva)一切)薩哆那摩(bhūtānām)鬼神)」，「薩哆那摩」顯然是「菩哆那摩」之誤，見於敦煌本和不空「譯」本。「釋義」本作「步馱南」，金剛智

作「部哆南」，指空也作「薄哆曩」，獨番大悲神咒作「薩哆喃」，可能與通行本異本同源。下截「婆(bhava)有)伽摩(mārga)道)罰特豆(visōdhakam)能淨)」，脫誤就多了。不空「釋義」本作「娑縛、沫曩訛、尾戍馱劍」，金剛智作「娑縛、末訛、尾戍馱劍」，指空作「跛縛、摩羅迦、毘叟陀肯」，番大悲神咒作「巴鉢、麻曩葛、月束塔葛」，末音「kam」(劍、肯、葛)正與第一句「subham」(輪朋)協韻。如此則通行本的「婆」，當是「bhava」(娑縛)的前一半，「伽摩」是「mārga」倒置，「罰特豆」的「罰」是「visōdhakam」的第一音，「特豆」(dudu)據梅陀羅的經驗，在別處也有出現，那是在詞語忘失了的地方用來填補而畧過的虛字，相當於「如是如是」。這是一個基本的訛畧，敦煌本也同明本一樣，所以我懷疑此誤出自伽梵達摩所據原本自身的傳抄，或者原本是憑口傳，因為「節本」比「全本」晚出，距離翻譯時間不會太久，傳抄不致這樣疏畧。

關於「呼盧呼盧摩囉」譯為「速疾速疾蓮花鬘」的問題，「譯」本和金剛智「摩囉」的悉曇文都作「mara」(卷舌音)，若不是「釋義」本肯定「摩囉」為「鬘」，即「mālā」(不卷舌長音)，是無從理解的。「釋義」本呼「鬘」為「蓮花鬘」，因為在「摩囉呼嚕」之下有「賀隸(即通行本之醯利)摩賀鉢納摩曩婆」(hare mahāpadmanābha)師子王蓮花者)，稱觀自在菩薩即是覺花亦名佛蓮花。敦煌殘簡亦作「mālā」。此簡的梵文構自印度古婆羅密文和西域康居文，有兩種文字以資對照，書寫年代約在七世紀之末，可證不空三藏當年必有所本，絕非憑空臆測。三藏將「娑囉娑囉、悉利悉利、蘇盧蘇。」都釋為蓮花，也是可以理解的。「娑囉、悉利、蘇盧」(sara, sirī, suru)具妙善吉祥義，大日經疏卷十五說，「世人以蓮花為吉祥清淨。」由此可知重構咒語原文不能全靠文中音譯和悉曇字，益見乾隆年間編纂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參與其事者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問題。

我們現在擁有許多從前所沒有的工具和資料，研究條件比先

(下轉第35頁)

盡牽引，大抵煩惱因此紛沓而至。

由雷洞坪開始，脚下亂石堆砌爲階，每一踏步必要小心立足點，否則踩空或滑溜，談不上邊走邊看山景了。這段路一直向上爬，名爲七里坡，真的一點兒沒錯，既陡且長，好不容易到了平坦泥路的太子坪。只見冷杉密集兩旁，霧濕沾襟，迷濛漫漫，眼前白亮一片，視而不見物，如入五里霧中，猜想遠方已無高地，距離金頂不遠了。

非常使我們失望，光禿的山頭除了一座二層木蓋的大屋之外，只餘一座給電極焚燬的磚廟，上無瓦蓋，四幢頹牆，頓時百感交集。廟裏原供奉的普賢菩薩鑄像，現移放大屋客棧門口，所跨的象也給擱置一旁，有婦女老人等燒香膜拜，滿臉虔誠，在人來人往之中顯得異常突出。我恍然大悟路上爲何遇上不少老婦，雖幾經辛苦，惟持堅強的禮佛信念，終達金頂，在這時剛放寬宗教信仰的日子頗不尋常。可惜這裏已經毫無宗教廟宇的環境與氣氛，大抵信徒心中只能存着峩眉金頂原是普賢菩薩的道場而已。

漫天白雲飛絮，臨崖俯瞰，河天一色，根本無法辨認。絲絲雲霧給金頂峭壁攔着，四方散去，有些沿壁而上，瞬間不知所踪。靜觀環繞身邊的雲霧，只覺猶如飛越半空，白茫一片。這時陸續上山的人倒有百多個，年青男女佔多數，笑語嘈雜，顯然大家都爲登達金頂而興奮。

午飯過後，人們集合在客棧前面的平地上圍坐聊天，等候觀看佛光。很幸運，當天有太陽，待三時後陽光西斜便可以看見。太陽在金頂的西北方照射下來，向山下雲海望去，便可發現一輪彩虹光圈，因爲我們處於太陽與雲海之間，站在金頂可投射影子到光環之中，曾有信徒爲此而躍身崖下，自以爲進入佛光境界。以今日科學解釋乃明白其中的自然現象，但這樣的奇景仍然使人歡欣狂喜。他們或俯伏山崖邊，或圍站在鐵線欄前，太陽給雲遮了，光環消失，呼聲此起彼伏，當陽光再現；緊張嚷叫之聲，不絕於耳。有些人因站立位置偏差看不到，你鑽我擠好不急騰騰的，假如憑欄鐵線有地方斷裂，真不敢想像有多少人掉下崖底

去。

一夜無眠，風聲很大，且由板隙窗縫鑽進來，好不冷人。我朦朧中換了一次燈芯，添了點油，當給雜亂腳步聲弄醒已是五時，準備看雲海日出了。堆積如雪的雲海還未發白，仍是灰黑卷卷的，風刮得凌厲刺骨，受不了，只有躲到客棧憑窗眺望，靜觀晨曦的變化。漸見雲海白裏透光，密蓋山川河流，如浪濤一層一層。天空雲絲如帶，受到金黃光彩照耀，充滿生氣，爛漫一片。

自金頂下山，天還沒全亮。重蹈原路先抵洗象池，轉入初殿、息心所，再下萬年寺。萬年寺是峩眉山最完整的廟宇，有鎮山之寶的普賢騎白象銅鑄巨像，重六十二噸，八百年歷史了，藏於無樑磚殿內，人與獸配合協調，造型精緻和諧，大小如真。遊人多在此寺中停宿，我則喜近水之地，故選擇清音閣，幾天來沒洗過澡，和衣浸在山泉中，因整天趕了七十華里的路程，身心俱疲，此時讓沁入心頭的清泉貫透全身，能消多日來的倦意。

第二天由清音閣往華嚴寺而去，至雷音寺、伏虎寺，然後直抵山麓，回報國寺。所經寺廟，闕無人居，亦無菩薩香火，落得四壁蕭條。古剎橫匾高掛，寺名仍存，惟有廟無佛，有佛無僧，鐘鼓黯然，廊廓寂靜成一避雨之所而已。

（上接第7頁大悲咒試譯）

前優越方便。通俗佛教寓理於事，依無相說相，「假名假法，施設言說」，烘雲托月，顯菩提心，爲衆生破無明殼，於平易處見高明，如觀音經、千手經、地藏經、藥師經等，有待達人志士，共同落力，爲之整理，推尋幽邃，解惑破疑，發揚真風。

一九八三年癸亥歲端陽寫於紐約大學近東系並

誌紐約莊嚴寺觀音殿奠基千蓮台啟用安靈盛典

普願怨親同生淨土甘露徧灑人華